

蛇年蛇趣 1

农夫和蛇续编

■张鹤鸣



汹涌澎湃的洪水冲毁了农夫的家园，也淹没了蛇王的洞府。蛇王率领所有子民浮游水面，爬到一棵大树上。农夫随波逐流漂游到大树旁，一见树上密密麻麻全是剧毒的蝮蛇。蛇是他的死对头，他宁可被冲到大海去喂鱼，也不愿爬到树上让蛇咬死。蛇王见农夫惧怕，便招呼蛇子蛇孙让出位子，让农夫爬上树杈。农夫还是不放心，战战兢兢地问蛇王：“你会咬我吗？”“不会的，”蛇王肯定地回答，“我的牙齿从小被人拔光了。”“你骗人，我明明看见你的毒牙了！”“那是假牙，牙医昨天才替我装上的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农夫放心了，便大胆靠近蛇王。农夫和蛇被洪水围困了三天三夜，蛇很耐饥，而农夫却饿得昏过去了。蛇王让子民们爬到树梢的鸟窝里，衔来几颗鸟蛋要救农夫的命。这时，蛇丞相发现了秘密：原来，这个农夫的爷爷曾经救过被冻僵的蛇，蛇苏醒过来却恩将仇报，一口咬死了救命恩人。从此，农夫家族与毒蛇结下了不解之怨，发誓要将它们斩尽杀绝。这样的人难道也值得救援吗？“应该相救！”蛇王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这是我们化解仇怨的最佳时机啊。再说，毕竟，咱们蛇先有负于农夫啊！”蛇丞相点点头，诚心诚意救活了农夫。农夫心存感激，很想从此与蛇化解

宿怨。洪水终于退去，农夫的儿子找到了父亲，父子俩抱头痛哭。这时，蛇王率领子民们从大树上滑下来，准备返回洞府。“蛇！”农夫的儿子本能地捡起木棍打蛇，蛇迅速缠满他的全身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农夫惊慌失措，情急之下，他一把抓住蛇王，希望它下令解围。蛇王猛然遭到袭击，立马自卫反击，咬了农夫一口。农夫伤口立即肿胀开来，农夫知道活不了了。他责问蛇王：“你不是说装的假牙吗，为什么骗我？”“我希望你上树避难，骗你为了救你！”“既然救了我，为什么又要咬我？”“这是蛇的本能，咬你为了救自己！”“其实，我不想伤害你，只是希望你下令救我儿子！”“好吧，我满足你的愿望——子民们，撤！”转眼之间，蛇群消失了。“爹——”农夫之子抱住奄奄一息的农夫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。“冤冤……”农夫想说什么，声音轻得听不见了。“爹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阿太死得更冤，我要为你们报仇！”农夫艰难地摇了摇头，最后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：“冤冤……”农夫死了，他死不瞑目，因为他还有几个字必须向儿子交代，但他无法完整地说出来。读者朋友们，你们明白农夫的意思吗？

陪父亲晒太阳

■千言

已经有两个周末没去老家看望父母了。上次同大侄女一家人前往，却是车来车去行色匆匆，大侄女要送孩子去兴趣班学习，差不多好像赶过去吃午餐似的。当时只是扶父亲到桥头转了转，停留得太短暂。这个周末阳光灿烂，非去不可了。没人一起走，独来独往。不用等人，来去自由，早、迟都任由自己掌控。抵达老家下车没走几步，恰好遇到母亲和姐姐。熟悉的村庄，熟悉的道路。只是路过的小河令人难过，河面上漂浮太多的垃圾。一路上沐浴在阳光下，有一句没一句跟母亲拉家常。母亲说早餐吃稀饭，早上已经扶父亲出去转了一圈。父亲正在里屋走动，棉衣、皮帽，穿得有些臃肿，气色不错。问他要不要到屋前晒太阳，他未反对，去屋里端了藤椅和竹椅，就搀着他出去。屋前的走廊上仅有一角还有太阳照耀，大部分被一路之隔的对面楼房遮挡了。相比于城里，老家清静了许多，坐在屋前，视线顺着行人稀少的道路，一直可以看到村口的大榕树、亭子、小桥。父亲由于不肯镶假牙，很吃力地嚼着刚才姐姐买的油饼。太阳就那么温暖地朗照着，照得人身上暖呼呼的。金色的阳光在缓缓地释放着热能量，毫不吝啬地静静流淌，驱散了冬天里人身上的寒气，让人通体舒畅。父亲会不停地跟路上来往熟悉的人打招呼，他的眼睛还能认清和记得打招呼的对象。我坐在父亲身旁，没话找话地跟他聊天。随着太阳的移动、升高，不一会儿，我们坐的地方晒不到太阳。于是，跟着阳光挪动两张椅子，追逐阳光。就那么静静地坐在父亲身旁，与父亲一起晒太阳两个来小时，直到吃午饭。可惜没带相机拍下那温馨的画面。我跟母亲说，父亲能坐这么久，真不错。母亲说，那是因为有你陪着他。午饭后，独自到田野上溜达了一圈回来陪父亲出去散步，怕父亲难走，就用轮椅推着父亲出去。在一路阳光照耀下，我推着父亲慢慢行走在老家的路上。老家路上，走动的本地人，大多为七八十岁的老人。

上望往事 1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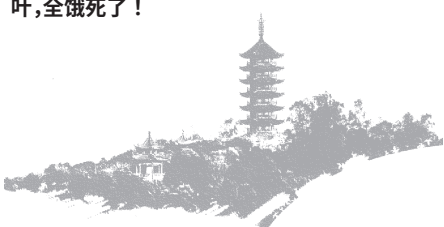
飞云江农场‘偷桑叶’事件

■蔡桂顺

1984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上望以及周边村落的桑树叶彻底被我们摘光了，于是蔡宅少年的蚕儿就彻底断炊了，每天都有饿死的、身子软绵绵的蚕儿被我们捏出来扔掉。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好消息传来：东山飞云江农场第二大队有一大片桑树，郁郁葱葱，完好无损！只是不让人摘，因为飞云江农场是国营单位，这片桑园是国家财产，要保护的。不让摘？你想想，有什么困难难倒过这群‘皮吡筋韧’（瑞安话：厚脸皮，百折不挠之意）的蔡宅少年郎呢！偷‘鼻涕塌’的目光无比坚毅。阿塌每次准备带头偷鸡摸狗时，眼中都是这种斩钉截铁的目光，让手下这群乌合之众马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，并且群情沸腾，豪情万丈。若干年后，我时常暗想：阿塌这种领袖型人才不生在战争年代，那绝对是人才浪费！于是，蔡宅少年郎带着两大麻袋，一行5人，雄赳赳气昂昂向飞云江农场开拔，准备大干一场，来拯救濒临破产的养蚕致富大业。到了东山陡门头，我们先在水闸楼下方的阴凉处作一番‘战前部署’。会“排死阵”的阿塌早已于前一天‘踩点’过了，现在，他手拿一根树枝，在铺满细沙的陡门下东比比，西划划，俨然一位八路军指挥官，当然，这些都是多年爬墙扒房钻洞进上望电影院看免费电影的心血结晶。阿塌分工如下：“吊眼皮”和“烂头儿”一起负责摘桑树叶工作，理由是：他

们两人身材比较苗条，钻竹篱笆进出会有优势。其他人的分工：阿塌总指挥，放哨。强仔和老蔡负责接应，把桑叶装到大麻袋。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行动正式开始。飞云江农场原来有一座很高的烟囱，比上望电影院旁边的烟囱起码高出一倍，矗立于飞云江口北岸无边无垠的围垦地里。我们走到烟囱下，目的地就到了。哇，好大一片桑林，我们的蚕有救啦！桑园被一排高大的竹篱笆围着，这当然是小意思。我和强仔奋力一扒拉，“哗啦”，一个可容人通过的洞形成了。“烂头儿”和“吊眼皮”迅速进入桑园，双手在翠绿的桑林中翻飞，摘下一叠后就放在翻倒过来的草帽中。然后迅速向外传递，而我和强仔也手脚麻利地把它们倒入麻袋。而阿塌，则警惕地东张西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耳边响起一声晴天霹雳：“有人追来了，逃快哦！”是阿塌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惊恐中夹杂着痛苦和绝望。只见不远处一群穿着蓝色外衣的农场职工手拿扁担、锄头飞速跑向桑园。嘴里怒吼：“捉贼啊！抓住他！打死他……”只见阿塌早跑得没影啦！我和强仔也使出飞毛腿的功夫，在农场交错纵横的旱地小路上狂奔。虽然有路旁带刺的野雪莲和带锯齿的‘锯草’刺痛划破我们身经百战黑黝黝的双脚。不多久，我们和阿塌胜利会师，咦，还有两人呢？“烂头儿”和“吊眼皮”呢？坏啦！肯定是来不及逃被瓮中捉鳖了！我们不得不原路寻回去。在桑园附近，可怜的“烂头儿”和“吊

眼皮”双手被绳子反绑在背后，被农场职工拎小鸡一样拎起来，丢在路旁，旁边有许多过路人好奇的围观，指指点点。“烂头儿”骂：“吊眼皮”浑身颤抖涕泗横流，像等待宰杀的羔羊；“烂头儿”脸上还隐约有几个淡粉的手指印，甭说了，是农场职工送他的耳刮子。在农场职工的斥骂声中，我们赶紧回家搬救兵。大人们来了，处理结果也很快出来，被抓的两个偷桑叶的每人罚50元钱，让农场里放电影。那时候偷东西抓住了，如果不是贵重的东西，都不用报官，私了便可——给村里的人请电影队放电影作为罚款。这下可把“烂头儿”和“吊眼皮”的家长给心疼死了！50元，皇天，50元那时候啥概念？那时候每学期的学费只要2.5元，黄鱼只有三分钱一斤，那可是正宗的野生黄鱼。建好一座两层的落地屋也只需2000元钱啊。后来，“烂头儿”和“吊眼皮”的母亲，铁青着脸交钱时，两个母亲分别不约而同地朝自家的败家子狠狠扇了一巴掌！唉！创业艰难百战多’哪，陈毅的《梅岭三章》用在蔡宅养蚕少年身上最真实不过了。后来那些蚕怎么了？唉，由于没桑叶，全饿死了！



电话

：

65818090

电子信箱

：

941222480@qq.com

